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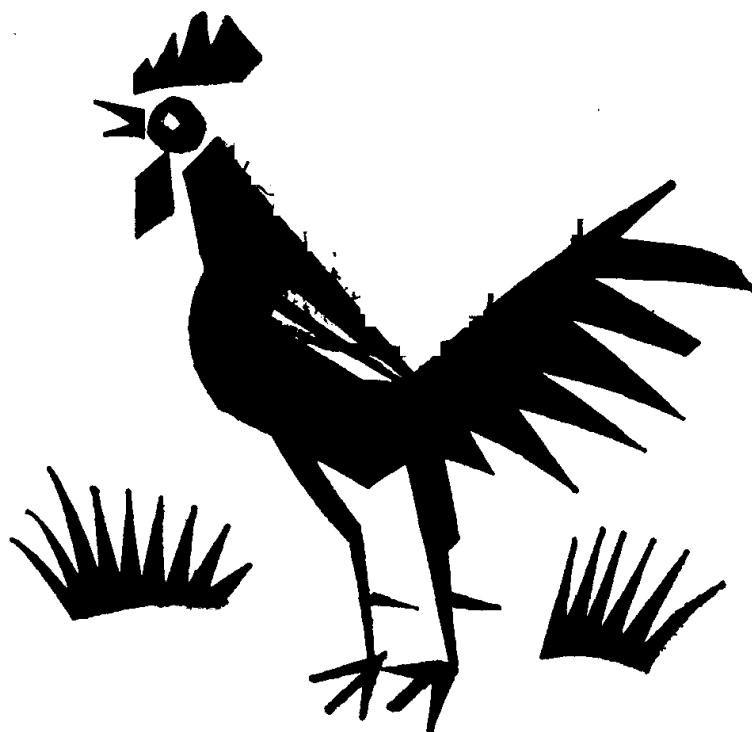
迟子建

北极村童话



北极村童話

迟子建



作家出版社

北极村童话

作者：迟子建

责任编辑：水 舟

责任校对：华 沙 彭卓民

装帧设计：王效宓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字数：158千

印张：9.125 插页：6

版次：1989年1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204-7/I·203

定价：2.7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文坛时有新星升起。一批思想敏锐、艺术个性独特的青年作家，近年来创作了大量别开生面的优秀作品。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希望。为扶植新人、繁荣创作，我们特分辑出版这套均系青年作家第一部佳作的“文学新星丛书”。愿这套丛书的陆续出版，能为文学新军的崛起和壮大，起到铺路搭桥的作用。我们的事业是伟大而艰巨的，我们深信，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必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新时代！

作家出版社



迟子建画像

裘大力 作

小 传

迟子建，女，一九六四年生于北极村——漠河。童年在黑龙江畔度过。那里有她善良的外祖母，有她夏季时流连忘返的菜团和隆冬时在雪野上飞驰的马爬犁……这些成了她以后创作的主要倾向。

一九八三年开始小说创作，一九八五年发表作品。她崇尚悲剧，但并不喜欢为悲剧而流泪。她认为无论生活还是文学，面对的往往是失败的命运。即便如此，还是要在生活中尽可能地去寻找诗情画意。于是她喜欢旅游、喜欢听音乐、喜欢跳舞、喜欢吃零食、喜欢月儿朦胧的夏夜……她这样过得很快乐。

目 录

序	曾镇南	1
沉睡的大固其固		15
北极村童话		35
北国一片苍茫		83
鱼骨		106
乞巧		121
初春大迁徙		133
葫芦街头唱晚		186
支客		201
白雪国里的香枕		219
到处人间烟火		235
吉亚大叔和他的墓场		252
在低洼处		265
苦婆		278

序

曾 镇 南

来自漠河北极村的青年作家迟子建，几乎是悄悄地走入文坛的。可能还有很多读者对她感到陌生，就象对她的家乡漠河北极村感到陌生一样。但是，只要你读了她的《北极村童话》、《沉睡的大固其固》，你一定会喜欢上她的小说，注意起这个作者来的——我就是这样渐渐地成了她的忠实的读者。事实上，现在迟子建的小说，正象林子里雨后的蘑菇一样，不断地冒了出来，成了水灵灵、毛茸茸的一片啦。知道迟子建，并被她的小说吸引的读者也越来越多了。我从心里为她感到高兴。

迟子建生于一九六四年。这个年头前后出生的青年作家，现在在文坛上似乎成了引人注目的新进的一群。他们年轻得令人羡慕，“文革”呀，插队呀之于他们，只留下一点童年印象。驱动他们拿起笔来写作的，不再是带着触目的政治刻痕的那种动乱

年月留下的创伤、积郁和愤懑，而是更加自然、更加多样、更带地域特征的生活的呼唤。一个由他们的诸多前行者冲荡而成的前所未有的个性主义高扬的文学时代，又使他们在文思文体上更富于彼此独立的个人特征，以至于评论家们很难用一个类似“知青作家群”那样的名目来概括他们。

迟子建在这一群青年作家中，大约要算气质最为清纯爽朗、文思最具浪漫情调、取材最有地域特色的一位了。她真的是一个纯朴而又慧黠、深情而又多梦的森林里来的孩子。

读迟子建的小说，你不能不了解生她养她的那一片北国水土。虽然她现在已经开始在小说取材上作新的开拓，但是，迄今而论，她的笔，还是在触摸到北极村一带的生活时才最有灵气。“山川钟神秀”，这句古话大约是有些道理的。迟子建的文学才华，几乎是附着在北极村的林子、菜园、江畔、木刻楞、马爬犁……上面的。她生养于斯、魂系于斯、歌吟于斯。她的那些写得最有感情、最有韵味、最有辞采的小说，都是这片北国水土的结晶。

然而，如果以为迟子建的小说只是以北国极地的特殊风情取胜，那却是不全面的。风情毕竟只是表面的、容易引起新异感的东西；而风情浸润着的人生形态和风情掩映着的人生几微，才是迟子建小说内在的、引发人们久久萦思的东西。迟子建对北国极地的乡民们有着亲热的感情和熟稔的了解。她

吟唱的，是自己的父老兄弟们纯朴、忧郁、刚健的人生之歌。

迟子建有一篇小说题为《到处人间烟火》。小说在极地年夜的浓重氛围中，把一个残缺的家庭中三代人不同的生存状态和心理面貌交织穿叉地写出。平缓的生活节律，掩不住人生幽昧处激情的迸射。有些暗澹的人间烟火里，被抑压的生命仍然吐射出令人欣悦的爱的光芒。——这篇小说的情调和标题，似乎可以作为迟子建笔下的北极村风情画的代表：即使在极地之侧，在大兴安岭的深处、生活也不象外人想象的那样荒寂，人生也不象外人想象的那样枯索。到处都有人间烟火，到处都有人民的生息劳动、喜怒哀乐。迟子建深情凝眸于这人间烟火，任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在乡亲们的房舍、菜园、街巷之间穿行。她的小说，在轻灵的笔触中，渗透着特别浓郁的人间性。

迟子建善于以一个孩子的眼光，去看取一段极地山乡的日常生活，去描写她所闻见、所交往的大人们的命运，不着痕迹地织出独特的人间烟火图卷——她最早产生影响的作品《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和她最近颇受激赏的小说《北国一片苍茫》、《鱼骨》、《葫芦街头唱晚》，都采取了这样的艺术结构。这样的艺术结构，最宜于迟子建调动她童年的记忆珍藏，也最宜于施展迟子建擅长的散文笔调。

《沉睡的大固其固》以媪高娘和孙女楠楠相依为命的生活为中心，又织入了神秘的魏疯子和尴尬的刘合适的故事故事，使不同色彩的人生笼罩在同一种沉睡中又有骚动的生活氛围里。在这里，楠楠那敏感、纯真的童心所感受到的小镇的沉睡感和憋闷感，主要是通过她所看到的大人们的灰暗的、甚至有些畸形的生活和命运来表现的。媪高娘的迷信，魏疯子的发疯，刘合适的孤立，这些使人感到忧郁的故事，把古老习俗的落后，生存斗争的灾厄，社会动乱的阴影，杂糅在一起，形成对心灵沉重的压抑。然而，这沉重中又有生的挣扎的顽强意志透出。媪高娘对孩子、对全镇人、对一切生灵的爱是那样的温暖而又执拗，几乎是渗透进了她所有的落后、迷信的心理深处。而魏疯子捏死老鼠的狠劲和怪叫，不也是他痛恨生活中的灾厄的心理之变态发泄吗？受到孤立的刘合适竟象孩子一样呜呜痛哭，他的哭声不正是他向乡亲们要求重新加入小镇生活的吁请吗？这一切，把一种极地乡民对生活的热爱和执著传递给我们，使小说结尾处楠楠对大马哈鱼生活史的感悟落到了实处：小镇的一切逝去的大人象鳞片被河石磨掉死于滩头的大马哈鱼，而小镇的爱唱爱跳爱新鲜爱热闹的孩子则象即将游入黑龙江的小马哈鱼，它们将告别沉睡的大固其固，涌向喧腾的大江大海，开辟出生活的新境。生活之流就这样带着沉睡的神态缓缓涌来，带着苏醒的活力滔

滔远去。这个老人和孩子们组成的小镇，终归是属于孩子们的——这样一种感悟与其说是属于娇憨调皮的十岁小姑娘楠楠的，不如说是属于作家自己的。作家把楠楠朦胧的想望理性化了，这里显出了某种生硬。然而正是这一束理性的强光，照亮了全篇，并给小说一个充满诗意的、童话般的收束。

较之《沉睡的大固其固》，《北极村童话》是迟子建写得更自然洒脱、更富有情致韵味、更深沉隽永的佳作。这是作家的童心里流出的苦涩而清香的歌。如果说，《沉睡的大固其固》里以第三人称出现的楠楠，只是小镇人生舞台下的一个小观众，她的活动并没有和大人们的事情连成一气；那么，《北极村童话》中以第一人称出现的迎灯（这个名字就是作家真实的小名），却象一枚活泼跳动的小梭子，在姥姥家和老苏联家之间跳来跳去，把大人们的事和童心的寂寞、欢乐、希望、眷恋织成了一体。这篇小说是一个自由地、无拘束地嬉闹的孩子和充满禁忌和阴影的、她还不理解的人生发生最初的接触的心灵实录。它既是一串纯净透明、灿然如银的童心所记忆、所歌唱的北极村谣曲，又是一幅层次分明、浓淡相宜、境界深远的北极村人间烟火图。前者的轻灵和后者的凝重结合在一起，使这篇童话兼具浪漫的抒情性和现实的人间性。

小说最有意味的内容，是一个率真的孩子所眼见、所感受到的极地之侧的文革阴影，这是笼罩

在那个时期北极村的人间烟火之上的。姥爷藏西瓜子的小匣子里，秘藏着被迫害的大舅死亡的消息。为了守住这个只瞒着姥姥的秘密，姥爷、小舅、小姨的举止和眼神都变得那么怪异。连懂事的小迎灯，也担心着自己在梦中叫出了大舅的小名。……这个没有展开，也不需要展开的人生悲剧，在那个时代是太普通太平淡了，然而它仍然能够给童心以特殊的强烈的刺激。迟子建并不长于对文革进行政治性、历史性的批判和剖析，她所写出的，只是一点孩子所不理解的当时生活中的疑团。这疑团变成了童心中的阴影。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他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去补充这阴影中若隐若现的那些摧残生命、扭曲人性的故事。

对于迎灯来说，姥爷的秘密，还只是影影绰绰的灾难；猴姥的不幸，毕竟是遥远的历史造成的罪孽；只有她自己结识的奶奶——孤独、穷苦、慈祥、善良的老苏联的命运，才是时时刻刻牵扯着她柔嫩心肠的一双神秘的无情的手。老苏联的形象写得极好，是迟子建笔下经常出现的老女人形象中写得最传神的一位。这不单是因为她形貌、衣着上的异国情调，也不单是她孤苦伶仃的、既被胆小怕事的中国丈夫抛弃、又被当时神经过敏的中国社会孤立的命运，而是因为作家充分地写出了女孩和老苏联之间令人嘘唏的交往和感情，写出了被禁锢、被封闭的老苏联丰富热烈的内心。

老苏联被迫处于寂寞的、与人群隔绝的境地。通往她家的小径，成了神秘的禁区：全村都分配的月饼，没有她的份；只有好几天不冒烟的烟囱，才使村人知道了她的死讯。这种晚年的孤独和寂寞，是怎样残忍地噬啮老人的心！然而，一个中国小姑娘闯进了她的生活，使她心灵的死海旋起了生命的圆舞和豪唱。她发出“是奶奶的孙女！是奶奶的孙女”的大叫，她伸出的死死地搂住迎灯的大钳子似的双手，她甩着喇叭花般的长裙跳出的又快又急的舞步，她那自编自唱的象活鲜鲜蹦跳的小鹿一样的谣曲，她教迎灯认字时流露的那一份顽皮和机智，她用黑龙江的石头编成的送给迎灯的项圈，……这一切声态并作、栩栩如生的描写，使这个热爱生活、热爱孩子、热爱美、而且有些艺术气质的老苏联的形象跃然纸上。老人和女孩之间的生命的交流，使童心的寂寞和晚景的寂寞融化消释了。然而传来了大人们的呵叱声，接着传来了老人孤独的死讯，这种由神秘的社会因素酿成的童年的悲哀，使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流注着成人的忧伤——这忧伤既是对即使是极地之侧也不能逃脱其笼罩的畸形岁月的阴影的诅咒，又是对人类突破种种藩篱平等友爱地交往、相处的理想境界的呼唤，小说的思想内涵，由此而拓深了，它在真实的人间写照中，获得了某种人类性！

《鱼骨》是迟子建近作中最富神韵的作品。小说

写出了一片江边渔火映照下的人生，笔致潇洒而又凝炼，浓重而又淡远，显示了作家艺术上长足的进步。在小说中，第一人称的“我”已经变成重返故土的大姑娘了，但仍然有一个十岁的小姑娘旗旗赖在江边看大人起网，等着要漂亮的鱼骨。她就是“我”童年的影子吧？迟子建笔下的北国人间烟火图，是不能缺少机灵、淘气的孩子形象的。孩子的奔逐和蹦跳中有生命的新鲜和热闹，孩子的疑问和要求会引出大人的心事、生活的奥秘。敏感、柔韧、爽朗、能干的旗旗大婶也好，孤单、侠义、善良的开花袄爷爷也好，都是在和年轻的生命（“我”和旗旗）的接触中才自然地打开心扉、流露出他们对于生命的纯朴的感受的。旗旗大婶深沉的、温热的母性和开花袄爷爷对伟大的母性的质朴的崇敬和珍爱，凝聚着漠那小镇的乡民顽强、纯朴的生命意识。旗旗大婶远走的丈夫突然的归来和忏悔，成山镇长最后说出摆鱼骨的动因和猎熊队伍的出发，是小说中颇带戏剧性的情节。然而这情节也是浸润在对北国乡民生命力的热烈的礼赞中的。小说中的“我”注视着渔火中的乡民生态图，倾听着他们深情的歌唱，非常朴素地说：“如果让我说出对生命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会说漠那小镇是个有生命的地方。”这句话非常典型地显示了迟子建小说那种充满感性的诗意光辉、充满现实的人间性的朴素的艺术特质。一切对人生、对生命、对存在、对死亡的

认识，都渗透在人间烟火的深处，都由生活画面本身来显示，这就是迟子建小说在灵妙中仍然丰沛地葆有世俗生活的亲切感的原因。

充分显示这一艺术特质的，还有写得悠徐隽永而又跌宕多姿的《葫芦街头唱晚》。这篇小说已经脱出了抒写童年回忆的路子，变成现实印象的素描了。这葫芦街头的晚景，是生机四溢而又色彩斑驳的。随着明华（又是一个孩子的形象！也许孩子就是迟子建用来编织生活画卷的一枚银针吧？）和祖父的行踪，出现了喜子娘豆腐脑店里买卖兴隆的景象，出现了老子发摊煎饼和瘦仔耍猴的风俗画面，出现了喜子娘的悲哀和人们对她的批评，老子发复杂而微妙的心事，出现了瘦仔的瘫子哥哥和银花的正在谈讲的婚事，还出现了明华爷爷的义举和被撤职的县长耿铭的余势，最后是银花投河的惊人消息。……这层层迭迭的生活画面，错落有致地、清晰如画地展开来，又收拢去。我实在惊叹作家行文的高妙和艺术综合能力的高强，在不太长的篇幅中，竟能汇聚了这么丰富而有时代特征的生活画面。它给我留下了广阔而深永的回味余地。

对于迟子建小说发展行程来说，也许这篇小说是一个向我们预示着更多创获的新的讯息？以她善于摹写北国人间烟火的工妙的笔，如果她多多地注视自己熟稔的乡土上新的变化，新的民俗、新的生活涡漩和新的心理类型，想必会使她小说中特有的

人间性和更深广的时代性进一步契合起来吧！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循着这个期待去考察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我们只能就迟子建实际已经提供的作品来进行评说。作家和她所处的历史时代的深广的契合，是一个自然的、不能急趋的发展过程。它只有与作家生活经验的丰盛、思想才能的磨砺，艺术手段的精良相配称，才不会开出浮艳的谎花，才能结出沉实的硕果。而怎样去追求并接近这个境界，这是只有作家的创作实践才能回答的。

迟子建显然还处在艺术上的求索过程中。她在小说的取材和写法上进行着多种多样的试探。她的不少短篇，从北国人间烟火图卷中，剪取那些特别牵动她情怀的人物，写成人物命运和人物心态的素描。这类小说，牵引着作家往现实主义的方向走去。例如，《苦婆》写一个被苦难扭曲了性格但内心仍有极清明的一角的农村老妇；《支客》在富于神话色彩的故事中刻画一个为别人唱丧歌的善良的支客丰富的内心世界；《吉亚大叔和他的墓场》描写一个与死者为伴的热爱生命、耿介正直的老人的情怀；……这些描写老人的小说虽然不很深切，但反映了迟子建对生活的一种独特的看法：她从老人们的苦难和强韧中，体味到强旺的生命力，相对地意识到自己年轻的生命的轻淡。甚至老人们的死，在她笔下，也常常表现为生命的一种完成、生存的一种变形和延续，而绝少恐怖惨怛的意味。